

无限延伸

Wuxian yanshen • Wuxian yanshen • Wuxian yanshen •

铁路题材短篇小说集

刘希宁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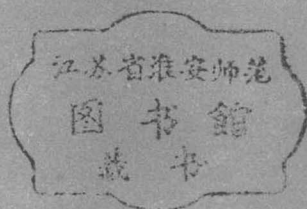
漓江出版社

无限延伸

铁路题材短篇小说集

刘希宁 著

118740



000605973

I247.7/59C..

漓江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03号

无 限 延 伸

刘希宁 著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荔浦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125 插页2 字数164.000

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册

ISBN 7—5407—1340—2/I·907

定价: 4.50元

序

黄继树

希宁编好了他的小说集《无限延伸》，请我写序。我感到有些为难，因为自今年初患眼疾以来，便很少看书，更不能写作。要写千把字的序，就得把作者十几万字的书稿重看一遍，这对于我来说，确是相当困难的。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。

今年2月，我在市人民医院眼科住院治疗。一天中午，我回家吃饭，返回病房时，见床头有一字条，是希宁写的。他专程来看我，没见上面，在床头柜上留下一袋水果和两瓶高级营养补品，他祝我早日康复。后来我才得知，当时希宁也在铁路医院住院治疗——他患了严重的关节炎，已发展到膝关节积水。我十分感动。我想，他一定是咬着牙关，强忍着关节的疼痛，一步一蹭地走上四楼眼科病房来看望我的！他关心朋友，胜过关心自己——凡是跟希宁打过交道的人，无不对他的热心所感动。

文如其人，希宁的作品也象他的为人一样，对生活，对人民充满了火一般的热情。

他在铁路上工作了了几十年，对那些与自己一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跟铁轨打交道、同铁路结下不解之缘的广大铁

路员工十分熟悉，常常为他们对工作、对人民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。于是，从学习创作之日起，希宁便立志以自己的笔歌颂他们，为他们树碑立传。三十年来，他矢志不移，沿着这条路走下去。他的全部作品，反映的都是铁路生活。那火热的生活，那钢铁般的旋律，构成了他的作品的特色。希宁从沸腾的时代生活中，摄取一幅幅令人难忘的画面，塑造一个个活鲜感人的形像。从《献花》中的退休老工人曾民到《心眼》中的新工人王南；从《鱼水情》中抢救解放军报务员的客运值班员陈英，到《流水清清》中解决洗车污水污染农田问题的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柳青和唐玲；从《小老虎与小老卡》中严格掌握卸车规章制度的货运员柳玲，到《旅伴》中秉公办事一身正气的铁路局长张局长……这些人和事，读后无不令人深深感动而难以忘怀。

希宁的作品对生活的反映，几乎都是采取近距离反映的方式，有时近到使你可以触摸到作品中的人，近到使你可以和他们直接对话交谈的程度。而希宁又善于刻划他所熟悉的人物，常常用三言两语，便勾勒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形像来。例如：“罗祥是位工人出身的老干部，今年五十挂零了，黑脸膛，大高个，宽肩膀，粗腰肢，晃眼一看象座铁塔。”（《跟我来》）“这姑娘高高爽爽，穿一身整洁的铁路服，帽子上的星徽闪闪发亮，她用水汪汪的大眼睛迎着我问道：‘大嫂，您买的是硬卧票吗？’”（《姑娘，她姓‘铁’》）。希宁在《主人》这篇作品中，描写退休交班的老工人郑军的形像也颇为传神。“第二天，郑老头又急急忙忙地起床了，穿上工作服，提起铝皮饭盒，东张西望地寻觅什么。老伴觉得蹊跷，问他道：‘你找啥？’‘旗，信号旗。’他结结巴

巴地回答。“旗？”老伴茫然地瞅着他，“你不是交班了吗？”“哦哦，……”他恍然大悟，当啷一声将饭盒搁到桌子上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”

对铁路生活的环境，一般人都认为比较单调乏味，黑的列车，黑的铁轨，就连铁路员工们那一身藏蓝的工作服，隐隐地透着一种深沉的黑色。一句话，铁路生活缺乏色彩。可是这些表面上看似单调乏味的生活，到了希宁笔下，便成了绚丽的生活画卷。你看，“在我们火车站上，那各种各样的信号灯、标志灯、照明灯，犹如夜空里密密匝匝的星辰，鲜红的，橙黄的，碧绿的，天蓝的……色彩缤纷，壮丽极了。”不熟悉铁路生活，没有对铁路生活深厚的爱，那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感受和捕捉到这极美的画面的！

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，它伸出的许许多多的“血管”，延伸辐射到全国各地，铁路生活，最能体现时代精神。希宁的笔紧紧地跟随时代的火车头，在无限延伸的路轨上，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音符。他创作的道路无限宽广，他生活的根基非常扎实，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。俄国大文豪果戈理说：“只有被我从现实中提取，并且熟悉的一些东西，才是我写出来的好东西。……”（果戈理《作家自白》）希宁这部集子中写得较为成功的一些作品，也同样证明了这一道理。不管情况怎样变化，熟悉生活，热爱生活，是一个作家获得成功的基本点，这是不会变的。

无须讳言，希宁这部集子中的一些作品，也还存在一些问题。主要是反映生活不够深刻。一些作品，只是反映了生活的现象，没有揭示其本质，因此给人以简单化的印象。作品的语言，有的缺乏提炼，文学色彩不浓。究其原因，我想

大约是希宁从事业余创作，工作繁忙，没有多少时间对自己的作品作长时间的酝酿和推敲，也没有多少时间来系统地读一些名著和总结自己的创作得失。他的创作，也像那些长期跑车的铁路员工一样，日日夜夜跟随列车奔波，根本没有时间下站休憩，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，从整部集子来看，这些缺点当然是瑕不掩瑜的。我相信，希宁在编定这部集子，把自己几十年，特别是近十年来的作品重读一遍的时候，也会同样发现这些问题的。他会对自己的作品作一番全方位的思考，作一番较为深刻的总结。无疑，通过这部集子的出版，对希宁今后的创作，是会起到促进作用的。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，我们桂林文学院以积极的态度，支持他出版这部集子。

“改革开放的时代，绚丽多彩的生活，对作家发出强烈的呼唤。希宁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，但我相信，他那颗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心，对创作执著追求的精神，必定会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，紧随呼啸而至的时代列车，沿着那天限延伸的路轨，把他的创作从一个新的起点上，再一次延伸下去。”

于永福洛清江畔

1993.6.16

(78)		两面针
(20)		青木鱼
(100)		青木鱼
(111)		人主
(151)		火叶

目 录

序	黄继树
局长视察记	(1)
水上飞碟	(9)
上等酒席	(22)
“花王”献花	(32)
心 眼	(38)
“小老虎”与“小老卡”	(46)
慧 眼	(53)
暴风雨之夜	(57)
跟 我 来	(60)
红 灯 记	(67)
安全哨兵	(71)
姑娘，她姓“铁”	(75)
酒 仙	(78)
飞 毛 腿	(81)
忏 悔	(84)

两面红旗 (87)

鱼 水 情 (95)

流水清清 (106)

主 人 (119)

一 把 火 (127)

拳 师 (138)

旅 伴 (142)

借 嘴 (149)

“常有理”认输 (164)

祖国我回来了 (176)

失 恋 者 (195)

凤凰山下 (206)

鲜艳的苹果 (213)

姑 妈 (218)

深夜的火光 (240)

一碗羊肉面 (244)

换 水 (247)

后 记 (250)

(87)

(18)

(48)

局长视察记

。裴

春节前的一天上午，我正在办公室起草我们分局《关于春节运输工作的安排》，刚复职的曹欣局长推门进来问道：“小周，这个文件今天能写完吗？”我站起来回答：“写得完。”“那好，明天咱们一块到沿线各站检查一下节日运输的准备情况。”随即他又指着电话说：“请你打电话通知一下客运、财务、运输、人事四个科的科长，让他们也去。”最后，他特别叮嘱我：眼下正是忙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告诉下边说我们要去了，要尽量给基层单位减少麻烦……

翌日下午二时，我们步行到瀛城火车站搭车。真霉气，正赶上个坏天气，阴霾的天空聚着厚厚的云层，寒风“呜——呜”地打着唿哨。我紧紧裹了裹棉大衣，随着曹局长大步走着。一到车站广场，就看见在露天检票口处排着长队等候进站的旅客，一个个在寒风里缩颈跺脚。我暗暗思忖：旅客们遇到这样的天气实在受罪，比起他们，我们幸运多了；跟着局长出差，保管不愁进站，不愁坐车，不愁……

我正想着，只见身材高大的曹局长，拎着他那只个旧的帆布提包，龙行虎步地朝排大队的旅客尾后走去。

这当口，一位臂戴“客运值班员”袖章的女同志把曹局长拦住了，笑哈哈的朗声问道：“局长，你们上哪儿去呀？”

“春节快到了，去沿线各站看看。”

“请到贵宾室坐吧！”她伸出右手，比了个“请”的姿势。

“不用了，就在这里站站吧。”

“列车晚点一小时，何必在这里吹冷风？”

“吹冷风的又不是光我们这几个。”曹局长然后指着那长长的队伍说：“这么冷的天，你们怎么让旅客在这里候车呢？”

“没地方呀！”女同志摊开双臂叫苦道：“我们站的候车室本来就小，春节期间的旅客一下增加了好几倍，所以……”

“搭个临时棚子，让旅客避避风也好嘛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！”她双目霍霍闪动，望着曹局长诉苦，

“我们没有经费呀！上个月我们曾给分局财务科写过一份报告，迄今没有下文。”

“啊！”曹局长感叹地说，“怪我们的工作不深入。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掏出笔记本迅速地记了些什么。

女值班员再三请我们到车站贵宾室休息，都被曹局长婉言谢绝了。同行的客运科长瞿杰可沉不住气了，他急得直跺脚，凑到我的耳朵旁紧嘀咕：“到贵宾室坐坐也犯不了法，这么机械干啥？”

瞿科长说是这样说，但看看曹局长仍然站在队尾，也无可奈何，不敢离队。

进站后，瞿科长真象如鱼得水，照他的话说：“这是咱

们的天下了。”在那熙熙攘攘的旅客中，他很快就发现了正在执行任务的列车长，老远就高声大气地喊：“小钟！”列车长一见是瞿科长，便撇开旅客，笑容满面地迎过来：“科长，您上哪去呀？”

“到沿线检查工作，”瞿科长大大咧咧地说，“离春节还早呢，旅客就这么多，快给我们找个位子吧！”

“这是咱们的列车，”年轻的列车长得意地说：“那还有啥问题！”列车长把我们带进软座车厢，并对列车员交待说：“这是分局的首长……”

很快，列车员就在茶几上摆了几只精致的茶杯，冲了喷香的“西湖龙井”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首长，请喝茶。”

“在外面吹了半天冷风，正想喝杯热茶呢。”瞿科长眯着眼、咧开扁长的大嘴称赞列车员：“你想得真周到，不错！不错！”随即他端起茶杯，掀开盖子，一边嘘嘘地吹着，一边说：“来一把吧？”

“你带扑克了？”财务科长问。

“那当然！”他迅速从皮包里拿出一付崭新的“飞鸽”牌扑克，“叭”一声摔在茶几上，神采飞扬地说：“这是‘精神粮食’，出差时不带它还行？”

“百分阵”摆开了，四个科长各占一角。我对扑克牌素无兴趣，便取出一本小说读起来。瞿科长的牌技实在不高明，一开始就处于被动，接连输牌。然而他又不认输，硬说别人的“手气”好，不是技术问题。财务科长将他的军说：“谁再输了罚跪，干不干？”

“干！”瞿科长逞强地说。

这时，我猛然想起了曹局长。自从上车到现在一直没有见他的面，他上哪去了呢？

“还不是到软卧去了，”瞿科长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正处级、‘三八’干部，谁有福不享？！”

我是曹局长的秘书，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，象今天这样到下边视察，他是从来不坐卧铺的。于是我合上书，顺着车厢找去。找遍了硬卧，不见，又找遍了软卧，还是不见。只好到硬坐车厢挨个去找。脚还未踏进十号车厢的门，就听到一阵刺耳的吵闹声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，正同列车长吵架：“我登记的卧铺，你凭什么分给别人？”

“我是列车长，我有权，你管不着！”

“你有什么权？”我一看，帮腔的正是曹局长，他在替那位老大娘打抱不平呢，“是谁给你的这种特权？”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列车长象只好斗的公鸡，瞪着眼冲着曹局长来了。

“我是旅客。”

“你靠边站吧！”

架，越吵越凶，围观的人、劝架的人越来越多，大伙七拉八扯地将列车长弄走了。

等人们散开后，我问曹局长为什么吵架？他告诉我：这位老大娘从昆明上车后她第一个找到列车长登记卧铺，列车长答应她如有旅客中途下车，一定优先照顾她。列车到达株洲时，老大娘听说有位旅客要提前下车，急忙去找列车长办理手续，没想到，他却把这张卧铺票让给一个熟人了。说到这里，曹局长怒不可遏地说：“当个车长，就不讲原则，就这么威风，不批评还了得！”

我劝他说：“局长，你休息一下，等会我去找他谈谈。”

“你去吧。”曹局长望着我，“我还要同这位老大娘聊聊。”

我在一个包厢里找到了列车长。他正斜靠在弹簧床上，对几个列车员发牢骚：“我才不信那个邪，列车长连这点权都没有，还是什么一车之长！”

他一见我，赶忙坐起来说：“周秘书，请坐请坐！”

我坐在他旁边，问：“气还没有消啊？”

“消？太气人了！”他委屈地说，“老太太吵还不算，那个老头子也来帮腔，旅客都象他们，我这个列车长还怎么当？”

“那个‘老头子’是谁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管他是谁，有意见让他去找瞿科长。”他有恃无恐地说：“瞿科长管保支持我们。”

“瞿科长也属那个‘老头子’管呢！”

“他是干什么的？”列车长瞪着眼问。

“咱们铁路分局的局长。”

“啊？”列车长心里一惊，一挺身坐起，嗫嚅着：“我，我，我咋没见过他？”

“他住了十多年‘牛棚’，复职还不到半个月。”

钟车长象只泄了气的皮球，惊慌起来：“原来是这样，你看，你看，糟透了……”

我回到十号车厢，见曹局长还在同那位老大娘亲切地交谈：“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，希望你老人家多多提出批评。”

“我的态度也不好。”老大娘张开缺牙齿的嘴巴，微笑着说，“也不能全怪那位同志。”

列车长不知啥时候也来了，他耷拉着眼皮，站在曹局长面前，轻轻地喊了一声：“局长！”

曹局长抬起头，望着他说：“啊，是你来了，坐下吧。”

他仍直直地站在那里，说：“局长，我不认识你……”

“不认识我？”曹局长严肃地说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对局长是一个样，对旅客又一个样，是不是？这种态度是非常错误的。你看，老大娘这么大了，她在车上等了两天两夜，好不容易才等上一个卧铺，你却给熟人开了后门，这样对吗？”

小钟车长把头低了下去。

“小钟，那个卧铺你给谁了？”

“瞿科长的一个亲戚。”

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本来不认识，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，递给曹局长，“是瞿科长让他那个亲戚给我的。”

曹局长打开一看，上边写道：

小钟同志：

我内弟胡明，去杭州探亲，望途中多加照顾，并设法给他弄个卧铺，切切。

瞿杰 即日草

“这个条子给我吧！”曹局长把条子揣进口袋里，然后面对那位老大娘说：“您看看，旅客花钱坐不到卧铺，熟人无票还优先，这算什么人民的列车长啊！”

“局长，我，我错了！”钟车长低着头说。

“认识错误就好，”曹局长的口气缓和了。“等会我去请瞿科长动员他内弟把卧铺让出来，你协助一下好吗？”

“那一……”列车长惶恐地说：“瞿科长他……”

“你不用担心，有我呢！”曹局长随即把目光转向我：“他们坐在哪里？咱们找他们去吧。”

我们来到软座车厢，四位科长仍在酣战。曹局长半玩笑、半认真地说：“呵，你们的干劲真不小啊。”

“局长？！”瞿科长吃了一惊，赶紧把牌收起来，“局长，您上哪里去了？”

“车厢里转了转。”

“局长，有事吗？”其他四人同声问。

“你们不打了？”

“不打了。”异口同声地回答，把牌推到茶几的一角。

“那么咱们就商量几件事吧，”局长不慌不忙地掏出那张小纸条，递给了瞿科长，“这是你写的？”

瞿科长接过去一看，他那白胖的圆脸腾地红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，这……”

“这是我向列车长要来的，”曹欣局长冷峻地望着他，“我想请你动员你内弟把卧铺让出来——因为这个卧铺原是一位旅客老大娘订的。并带你内弟到列车长那儿按规定补票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啊，行！”瞿科长尴尬地站起来准备去。

“先别忙嘛，”曹局长朝他招了招手，“你不要去找列车长的麻烦，这是我的意见。”

“哦，是。”他吱唔着走了。

“老魏呀！”曹局长又把脸转向财务科长，用商量的口吻说：“春节快到了，瀛城站候车室太小，批点钱让他们搭个临时候车室，”没等曹局长说完，财务科长说：“上个月我看到他们写来的一个报告，但财务科目里没有这一项开支，所以……”

“这样吧，从企业基金里拨一笔款出来。”

“行吗？”

“行。明天请你给科里去个电话，速批三千元建筑费给瀛城站，并通知建筑段，要他们派一些工人，尽快把临时候车室搭起来。”

“是！”财务科长痛快地答应着。

天已经暗下来了，列车迎着狂风，风驰电掣般地向前奔驰。曹局长透过那明亮的车窗，凝望着风沙弥漫的旷野，激动地说：

“咱们共产党的干部，是人民的公仆，时刻都应当想到人民的利益，绝不允许在政治上、生活上搞特殊化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”